

怀念罗皓予

□ 黄志伟(壮族)

西林的春天来得早，还没立春，驮娘江边、王子山上就开满了各种野花。就在这个鸟语花香的季节，今年2月22日，天气骤冷，寒风夹雨催打着早开的花，花儿满目飘落。这一天，百色市西林籍苗族青年作家、作词家罗皓予告别了人间。

噩耗传来，我双手抱头，放声大哭。此时，我沦陷在一个黑色的世界，满眼都是痛苦的泪水，时常出现罗皓予的身影。

罗皓予出生在西林一个苗族的农村家庭，也许是受到民族山歌熏陶的缘故，他从小就热爱唱歌。后来他到城里读书，常用省吃俭用而节省下来的钱买歌曲磁带、歌碟来听。在初中时期他就开始发表诗歌作品，高中期间他还在学校创办文学社，并担任社长。

1994年6月，罗皓予进入西林县公安局系统工作，一步一个脚印，从没离开公安队伍。但他却在业余文艺创作上书写了传奇。罗皓予从小就凸显出他的文学写作天赋，参加工作后，他坚持业余文艺创作；创作涉足诗歌、散文、小说、歌词、歌曲、文艺评论及电视专题文学脚本等。

认识罗皓予，是在2017年。那年，他受县委组织部委托，要来采访我，并拍摄电视纪录片《漂泊的印痕》。《漂泊的印痕》脚本是罗皓予写的，我看了之后，认为他安排的情节很合理，设计的剧情也很符合我的个性。从那时起，我们就成为好兄弟，好文友。

在罗皓予去世的前几天，也就是2月15日（农历正月初六），他发

来一条微信：“新年好啊！……听说隆林野猪岭在搞斗牛。”我简单回答了一句，过后他也不说什么了。到中午12点50分，他发来他写的一首歌《春天里的春天》给我，后来就没有消息了。2月18日，文友韦海健电话跟我说：“今天是隆林德峨镇跳坡节，是否去看看？”我说：“问问罗皓予去不去？”于是拨通罗皓予电话，却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，我说：“给罗皓予接一下电话吧。”我知道对方是罗皓予的妻子。他妻子用颤抖的声音说：“罗皓予昏迷了！”“什么？他怎么了？”我惊讶地问道。

“他在拍摄中晕倒昏迷了，正在医院抢救。”他妻子带哭跟我说。我把电话停在半空中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当天，我和妻子还有韦海健开车到隆林看望他。到达时，罗皓予的妻子说他正在重症病房，不允许外人进去，我们只能用眼睛望着他住院的地方。他妻子说：“罗皓予是高血压引起的……”

我知道，罗皓予是一个工作狂，单位有活动的时候，他经常一个人背着相机去拍摄，回来后就加班加点整理图片。由于经常熬夜，眼圈曾一度变黑，可他总说没事。

罗皓予的妻子把她在重症病房拍的图片给我看，他鼻子带着氧气管，从后颈抽出的淤血……我看看着，不由泪花闪闪。几年来，我得到他许多帮助，现在我却无法帮他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因带小孩到一家公司面试，回来当天那个地方就发生疫情，回到家，我到县招待所隔离5天。罗皓予知道后，就到我隔

离的地方看我，买许多日用品给我，还买给我几本信笺让我写东西，每天发一首歌给我听，鼓励我好好隔离。后来，我的散文《听歌》最终在《广西民族报》见报了。走出隔离室的那天，我热泪盈眶，紧紧握住他的手不放。

罗皓予潜心文学创作，作品在国内各类报刊杂志发表，有部分作品获奖。罗皓予并不满足现状，他不断思索：能否用一种更接地气的文艺形式来书写和讴歌新时代？他想到了歌曲。于是，从2008年开始，罗皓予开始了文艺创作上的转型——从纯文学写作转向歌词、歌曲创作。

罗皓予的歌曲创作，大多素材都取于乡土。他为推介西林写过《西林美》《请你到西林来旅游》《家是亲亲的大苗山》《驮娘江》《西林是个好地方》等。2008年，他创作的歌词《苗家湾》和《父亲母亲》分别荣获《歌海》“风采”杯第十三届全国词曲作品比赛（歌词类）二等奖和三等奖；歌曲《我要离开你》荣获2009年度“唱响百色”原创歌曲优秀奖。歌曲《靠山》《爱得糊涂》《下辈子等我》等推出后赢得众多音乐爱好者的好评，被《歌词作家》杂志列为2009年度封面人物进行推介。2010年4月，他与中国影音集团合作创作抗震救灾歌曲《大爱无疆》，被河南省红十字会用作赈灾义演歌曲。2010年8月，原创歌曲《母亲中国》荣获“21世纪华人音乐奖”（歌词类）二等奖。多首原创音乐作品在广西原创音乐先锋榜获得较好人气。2018年10月初，罗皓予再度与搭档田娟合作，



▲本文作者(左一)与罗皓予(右二)等人合影。 韦文宁 摄

创作正能量原创新歌《领航中国》，上传中国原创音乐基地后，获得听众好评。

苗族作家杨桂林说，罗皓予的歌词作品放眼现实社会，写景令人向往、写人活灵活现、讴歌时代和祖国情真意切，感人肺腑。黄昌松认为，罗皓予是广西原创歌曲阵地上的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，也是中国歌词创作新生代一名颇具潜质的“情歌王子”。他的歌词歌曲创作值得关注和支持，更令我们音乐爱好者和广大听众期待！

受罗皓予影响，2023年以来，我不由产生想写歌词的念头。我把想法告诉他，他很支持我，于是我把几首歌词发给他看，他看过之后鼓励我写下去。其中有一首歌词《六月的雨》，他对我说：“写得不错，副歌挺好，前面两段主歌再压

压，意境有点重复，简化点就更好了。”我知道他说的“不错”是在鼓励我，然后委婉地给我提出意见。

就在我沉浸在兴奋和自信中时，我的好兄弟、好文友罗皓予却走了！我犹如断链的车轮，无法前进。如今，我只能唱起他留给我最后的歌曲《春天里的春天》：又是一年春天/我们开始了飞迁/风雨迷茫的航线/也阻挡不了我们去追赶明天//轰鸣闪亮的雷电/撕破寂寞的睡眠/屋檐飞下的雨帘/就像爸妈盼我们回家的泪眼——//噢春天里的春天/我们心手相连勇往直前/一起耕耘生活的春天/温暖的春天——//噢春天里的春天/我们风雨同舟肩并着肩/一起歌唱生命的春天/美丽的春天——

一曲终了，我坐在凄凉的夜里，任凭泪水肆意流淌。



航拍当时尚在建设中的天峨龙滩特大桥。 黄云 摄

从红水河出发

□ 余良兵

台风纵横的时候，深山里的天峨也会受到影响。嘈嘈切切的雨声里，我胡思乱想着，我一个云南人，会与天峨这座县城有着千丝万缕的牵绊吗？可日渐丰盈的大桥，却时刻提醒着我，过去的这几年，不是梦，也不虚幻，是真真切切的故事，关于我，也关于我们。

红水河对我来说，其实一点也不陌生，它从我的家乡流过，颜色也是碧绿碧绿的。小时候从河边经过，没承想，有朝一日我会在700公里之外的红水河上参与建设世界最大跨径拱桥——天峨龙滩特大桥。

听到有人说山脚下的河叫红水河时，我莫名地感到某种亲切。当我们参观工地，望着施工到一半的高墩时，我脑子里想象着，等主拱落成的时候，眼前会是一幅怎样的景象呢？

真正的工作很快就来了。师父带着我去爬高墩，这一爬，就把夏天爬成了冬天。在工地度过一个匆忙的春节后，缆索吊装系统试吊便也开始了。试吊当天，我的工作爬上吊塔，在塔顶索鞍位置处观测缆索吊钢丝绳，以及前后侧缆风的状况。那天天公不作美，下起了雨夹雪，让原本就紧张的我，心脏更是跳到了嗓子眼。攀爬在70多米高的塔架上，我一度觉得自己在云里穿行。站在塔顶，寒风刺

骨，而脚下的红水河却柔波细浪，就像小时候我见过的样子。随着试吊的正常运行，我内心才逐渐踏实起来。

日子过得很快，转眼就开始吊装了。随着吊装进入中后期阶段，扣尾索的长度越来越长，张拉难度也越来越大。峡谷里的风时常来得莫名其妙，没有征兆，原本清朗朗的白天，到了晚上突然狂风暴雨。吊装的脚步又不能停下，所以，我们咬紧牙挂好身上的安全带，不顾雨水的浸透，顶着大雨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天亮，随着雨落日升，节段也张拉到位。看着红水河上到位的节段，所有人疲惫的脸上都洋溢着自豪的笑容。

红水河印着时间的深浅，凉秋在河水中溢出来的时候，外包混凝土浇筑便开始了。我记得，刚进入底板环施工时，由于空间有限，加上施工作业环境差，材料吊运艰难。如果按照当天的进度，那总体施工将滞后一大截，远远达不到工期要求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大家轮流跑试验段和现场，总结经验，经过不断优化方案，问题终于得以解决。

外包的难点，不止于材料组织，还有模板安装，因为拱肋节段节点板多，面积又大，所以模板体系中拉杆的焊接质量尤为关键。我们既要保证焊接质量，还得抓好进度。于是，大家每天的工作就多了一项任务，即对所有拉杆敲敲打打，一根一根地检查。长期盯着细小的地方看，容易引起眼睛不舒服或者干涩，以至于现场人员的包里，随时放着眼药水。

河愈凉，冬愈深，外包混凝土浇筑也在稳稳地向深处推进。为了检查模板以及钢筋的安装情况，大家每天都会在项目现场钻来钻去，衣服、裤子常被钩破。晚上在观景平台汇合，总有人笑着说：“昨天刚缝的裤子又破了，晚上又得加工一下。”身体虽累，其实大家内心却乐着。

每天在红水河上来回，时间竟也过了两年。一路走来，我也深刻体会到师父所说的话：“成长，就是一个苦乐并存的过程。”所谓“梅能傲雪香能久，枫不经霜叶不红”，工作和实践练就的成长，才是最扎实的向上。

站在桥上，望着奔涌不息的红水河沿着山脚一路东去，心里总会感慨不已。以站立处为原点，向上游逆行，那是我家乡的方向，往下游前行，便是心灵的远方。家是起点，远方是理想。一如天峨龙滩特大桥，是600米级大跨拱桥的肇始，也终究会有更大跨径的拱桥出现。而我们在红水河上，奏出的浩浩弦歌，和清波一起，奔流向远。

亲密关系

谭海娘（壮族）

窗前树，亲近。如果雨季不来
我就是叶尖上的露

一汪水不随春风变微澜，守彼岸
拂我拂过的柳

满怀炽热繁茂自己
从落叶到三月，又一次为季节飞动

三十正华年，想飞蛾扑火
拥有的缺失会填满

亲近我，距离那么美
我放牧的春色还有十里

只有风最亲密，吹我长裙和中角
而你不愿去做一场风

路过风流桥

兰小框（壮族）

那时的风流桥
总有不避娇羞的姑娘倚栏而立
小伙子春天的诗句，仿佛拧紧的发条
车少，时间也慢
歌声如河水，月光下从容抵达

再过风流桥
桥已成路，路已变成菜市场
从前走过的年轻男女，依旧各自成排
只不过成为彼此
买菜人和卖菜人，山歌隔在中间
嘈杂与寂静被贴上蔬菜的价格